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金不换

王 鸿 著
唱 詞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唱 詞

金 不 換

王 鴻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3

唱 詞

金 不 換

著 作 者 王 鵬

•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1 3/4 字数:32,000

1963年1月第1版

1963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5,001—17,000册

统一书号:T10078·2129

定价:(六)0.16元

目 次

借灯	1
金不换	9
“万事通”巧訪“老来紅”	18
十分工	26
让猪娃	32
两个养猪姑娘	40
后記	50

借 灯

烏云吞沒紅太陽，
归鳥繞樹鬧嚷嚷，
陣陣狂風天邊起，
大樹抖動綠衣裳。
路上有個人迎風走，
他是糧食保管員大老黃。
只見他兩腿走得象划槳，
心里面攔着事一桩：
傍晚時隊里打完場，
糧食一齊送進了倉，
只因那烏云壓頂電光閃，
大伙兒搶收搶運着了慌，
有的麥粒鑽到泥肚里，
有的麥粒飛到場邊上，
有的麥粒溜進麥穗^①中，
有的麥粒賴在麥稈上，
社員們收工回家轉，

① 麥穗——麥粒的外皮和麥芒的混合物。

大老黃心里暗思量：
粒粒糧食寶中寶，
理該顆粒都歸倉，
眼看那烏雲越濃風越緊，
說不定夜里有雨降；
倘若落下翻江雨，
場頭要變成一鍋湯，
俗說：稻粒遭雨芽滿場，
麥粒遭雨一包糠，
散落的麥粒雖然沒多少，
收拾收拾能用袋子裝。
咱要帶夜清理打谷場，
讓那粒粒糧食都進倉，
讓那糧囤的脖子往上長，
讓那豐收的果兒更加香。
只因那風大要將馬燈掌，
黑咕隆冬沒法上戰場，
眼前他去將馬燈借，
流星大步奔東莊。
簇新的茅屋前停下步，
敲門喊聲劉大娘，
一会儿屋裡腳步響，
開門的是大娘的女兒小蓮香。
大老黃跨步進屋裡，
樂得他眼睛笑細拍巴掌，

原来大娘已将馬灯收拾好，

灯罩儿擦得亮堂堂，

灯芯儿剪得齐嶄嶄，

洋油瓶儿还放在桌子上。

大老黄笑着开了口：

“大娘呀！你真象那神机妙算的諸葛亮，

怎知咱要将馬灯借？

麻煩你收拾得真妥当。”

他伸手想将馬灯接，

刘大娘却拎着馬灯閃一旁，

满脸堆笑开了口：

“老黄呀！这事儿你没弄清爽，

桥归桥来路归路，

咱收拾馬灯另外有用场。”

老黄听了大娘的話，

好象那摸不着头顱的丈二金剛！

慌忙縮回两只手，

硬着脖子脸发胀：

“大娘呀！不知你收拾馬灯有何用？”

小蓮香跳跳蹦蹦答上腔：

“咱們收拾馬灯是，是……”

（白）怎么老是四呀五的？快說唄！

她咽着唾沫不往下讲，

原来是大娘对她搖頭暗示意，

巴掌捂在嘴唇上。

大老黃看在眼里心納悶，
母女倆为啥要對我演雙簧？
咱可要搗破沙缸問（紋諧音）到底，
孔夫子的書房——里面一定有文章！
大娘象是知道了老黃的心里話，
不急不慢笑開腔：
“眼看那三麥已經進了倉，
咱要回娘家走一趟，
一來傳送丰收大喜訊，
二來探望爹媽可健康。”
老黃聽這話心高興，
這事儿可以和她來商量：
“大娘呀！你明天回娘家也不遲，
今夜里，馬燈借給我派用場。”
“老黃呀！咱要帶夜走娘家，
明天趕回來把工上。”
“大娘呀！咱明天幫你向隊長請個假，
回娘家，痛痛快快玩一場。”
“老黃呀！你說出這話欠思量，
耽誤了生產理不當！”
大老黃說得嘴干舌頭燥，
劉大娘始終不肯將燈讓，
她反勸老黃早點兒去休息，
深更半夜別再掌燈往外闖。
老黃他捏着個鼻子走出門，

直气得鼻孔里面象拉风箱。
大娘轉身將灯里灌足了油，
小蓮香的黑眼睛眨巴眨巴朝着媽媽望。
这时候，滿天的烏云象黑板，
一块一块压头上，
地上看不清大路影，
北风象野馬迎面撞，
大老黃踉踉跄跄往家走，
心里象是千万根船桨鬧翻江，
他連跑三家馬灯未借到，
各家的馬灯都已派用场，
有的說：已經掌进牛棚赶秧水，
有的說：已經掌在車头去卖粮，
俗說是，漁翁拿魚靠大网，
將軍上陣要刀枪，
沒有馬灯沒法上场头，
散失的麦粒怎能扫进仓？
他悶着头走到邻队去將灯借，
决心連夜搶扫打谷场。
来回跑了三里路，
才將馬灯借回庄，
急匆匆欲往场头走，
猛然間，却象飞馬勒住繩！
只見那，打谷场上亮閃閃，
一盞馬灯在風里乱搖晃，

灯光下忙碌着两个人，
原来是刘大娘和她的女儿小莲香，
看样子母女俩忙碌的时间已不短，
两个人的衣衫都湿得贴脊梁，
场角落收拾得清爽爽，
场面上打扫得亮光光，
麦穗麦芒扬一旁，
金灿灿的麦粒正往袋里装。
大老黄胸中怒火起，
两只眼睛瞪得象周仓，
哼！怪不得她不肯将马灯借，
母女俩装神弄鬼演双簧，
说什么要回娘家走一遭，
花言巧语哄骗我大老黄！
夜黑风高，无人走上打谷场，
母女俩想将散落的麦粒收拾往家扛，
粮食是大伙儿劳动的成果，
她俩却想偷偷摘下果子往袋里藏！
俗说是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
识人难识内心肠，
大娘呀！咱总以为你劳动积极思想好，
谁知道你是偷鸡的狐狸伪装羊！
这事儿咱要报告领导上，
集体的利益不能让人来损伤，
咱要揭开你这资本主义的污水坛，

让大伙儿看看你的思想有多臭来有多脏！

他扭轉身想去把队长找，

忽见那大路上跳动着一盞灯光，

一閃閃，灯光越近越明亮，

走着的正是周队长，

他帶着篋籮和扫帚，

看样子，也是来收拾打谷场。

老黄迎上前，把借灯的事情从头讲，

又气又急，又說又嚷，又是形容，又是比方，嘴里象

开动机关枪！

队长冷靜地摇摇头：

“这件事你可曾查清爽，

刘大娘是队里的老模范，

她那双劳动的手掌从沒沾过半点脏！”

大老黄欲想来分辯，

刘大娘母女俩已經走近身旁，

大娘拎着馬灯扛着粮袋子，

蓮香的手里拿着扫帚和籮筐，

大娘她朝着队长笑开口：

“今夜的事儿咱先斬后奏违犯规章，

傍晚麦粒进了仓，

咱看到场头还散落了不少粮，

刚才和蓮香来打扫，

收起的麦粒全在袋里装，

看样子約有二斗粮，

請你检点一下交給大老黃。”

她轉过臉来把話讲：

“老黃呀！借灯的事儿要請你多原諒，

咱看到你白天泥里滾来灰里走，

希望你早点儿休息，不再打夜仗，

迫不得已对你撒下謊，

这事儿請你別声张。”

大老黃臉上辣火火，

心头激动难开腔，

他看到馬灯照紅了大娘和蓮香的脸，

也照得滿眼亮堂堂。

金 不 換

秋风颯颯蔚蓝天，
运河两岸景色鮮，
玉米吹起牛角号，
稻穗串串挂长鞭。
各項丰碩的庄稼咱不表，
单表那运河边上有个老社員。
他姓金綽号“金不換”，
干庄稼活儿数得尖上尖。
要知他为啥有这綽号叮当响，
先看看他管理的那块萝卜田。
方方整整象毯子，
地平如鏡壠似綫，
萝卜叶儿肥得象仙人掌，
把那烏絨絨的沃土盖得严；
泥肚里的萝卜发傻劲，
挺着个紅肚皮往上钻，
钻得那地皮裂了縫，
钻得那泥块儿发了“宜”^①，
金老汉乐得眼笑細，

心里比吃了蜜糖还要甜。
他想：等那萝卜长大了，
咱要亲自驾车运到城里面，
请工人老大哥尝尝家乡的土水果，
嘿！那味儿准比苹果更加甜！
这一天，他清早起身下了地，
对着那，肥苗苗的萝卜笑连连：
孩子啊！你们可渴可饿可怕冷？
可有那调皮的野兔和你们乱胡缠？
渴了，咱给你们灌奶水，
饿了，咱给你们把饭添，
冷了，咱给你们缝棉被，
今天带夜编草帘；
如果有野兔来捣乱，
咱要一直将它撵上西天！
心里有啥话儿尽管对老汉讲，
咦！一个个为啥红着脸儿不发言？
金老汉说着说着哈哈笑：
咱真是走岔了道儿弹乱了弦，
红萝卜如果长着嘴，
萝卜田岂不是变成了动物园！
他站起身来往前走，
忽见有几瓣叶儿搭拉着脖颈睡埂边，

① “宣”——膨胀，蓬松的意思。

粗楞楞茎杆从根断，
叶面上缺缺豁豁不齐全，
原来是田里生了“地老虎”，
这坏家伙看到人来忙往泥肚里钻。
金老汉胸中升起三丈火，
好哇！看你这兔崽子能不能钻进阎王殿？
你真是脸皮厚来嘴巴尖，
吃白食一点也不花钱，
大伙儿披汗流油忙增产，
你却把丰收的果实偷偷往肚里咽，
破坏生产罪过大，
尝尝老汉这顶头拳！
呸！一掌捶得那“地老虎”稀巴烂，
象一摊雀屎被揣进了田。
金老汉抹抹手背刚站起，
一刹时，从头冷到脚尖尖，
周围有不少棵萝卜也都遭了害，
眼看那讨厌的害虫已蔓延！
他抓耳搔腮仔细想：
咱空手难打八面拳，
这情况要向队里做汇报，
好让队里调兵遣将组织个歼灭战！
他急匆匆走进生产队办公室，
只见那老会计把算盘打起一串烟，
金老汉问他队长哪里去？

老會計不緊不慢開了言：
“隊長到社里去開會，
你坐下來歇一歇抽袋煙。”
“咱哪有心思忙抽煙？
火燒眉毛急在眼前，
蘿卜田里生了‘地老虎’，
治蟲的事兒可千萬不能遲延！”
“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，
這事兒你不必皺眉尖，
隊里剛買回三千斤‘六六六’粉，
要多少，你盡管去找保管員。”
金老漢聽這話開笑臉，
忙問：“殺蟲的器械可曾辦齊全？”
老會計搖頭呷呷嘴：
“咱們是只有箭杆兒沒弓弦，
撒藥粉要有噴粉器，
每架噴粉器二十元，
你寫張領條請隊長簽个字，
咱凭着那紙條兒照付錢，
你帶着錢進城去辦貨，
一架如不夠，你就帶上四十元。”
金老漢直奔社委會找隊長，
一路上，他想了一遍又一遍，
他越想腳步子越走得慢，
他越想越覺得自己考慮欠周全，

长好庄稼为的多增产，
咱怎能大手大脚乱花钱，
生产资金要用在刀口上，
能节俭的地方应该多节俭。
他掉转身子往回走，
想找出个办法把药粉撒下田，
用锨屎，遍地撒粉太浪费，
用手撒，怕只怕人身不安全，
左思右想可没想出个好办法，
脚板儿跨过磨坊前。
金大媽正在里面忙磨面，
她看到老伴儿，连忙招手开了言：
“喂！你来帮咱看一下磨，
咱把面粉送回家去做汤圆。”
金老汉闷着头走进磨坊里，
头脑中也象有架石磨转圈圈。
他对着那筛籬直盯盯地看，
猛然间，有一桩事儿触心尖，
站起身急匆匆往外闯，
快得象箭杆儿离了弦，
金大媽刚刚跨出门，
嚯哪当！一下子差点儿被他轰出八丈远！
大媽忙问出了甚么事？
老汉连说：“这事儿真新鲜！”
大媽好象大雾里航船迷了向，